

21 世纪充满了希望和幻想,是美好的希望的世纪,瑰丽的科学幻想的世纪。

我们的“希望之心”内,从古城太原扬起了船帆,驶向那神秘无比的 21 世纪航程了。

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航程。

XIWANGKEHUANZHIJI



神秘校园

科学幻想

世界

希望出版社

希望科幻之舟



杨鹏 著

神秘校园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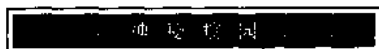
神秘校园/杨鹏著. —太原:希望出版社, 1999. 9

(希望科幻之舟丛书)

ISBN 7—5379—2461—9

I. 神… II. 杨… III. 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5470 号



著 者 | 杨 鹏

责任编辑 | 张 任

复 审 | 侯天祥

终 审 | 陈 伟

装帧设计 | 华 程

插 图 | 戴 华

封面绘画 | 戴 华

出版发行 | 希望出版社(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印 刷 | 山西新华印刷厂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7.875

字 数 | 154 千字

印 次 |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4000 册

书 号 | ISBN 7—5379—2461—9/C · 2004

定 价 | 14.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有人说：神秘是古代人的专利，它不属于现代社会，尤其不属于现代都市的孩子。的确，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荒山野岭越来越少，如果世上真有妖魔鬼怪的话，它们也早已被推土机和压路机赶得无处藏身了；《聊斋志异》里的老屋古庙，早被高楼大厦代替，所剩无几的那些，也被当作珍贵文物保护起来，如果世上真有痴情的狐仙，她们要进入那些整修一新的宇宙重温旧梦，也得自己掏钱买门票；而天上的嫦娥，世外的玉帝如来，也被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证明那不过是人类在文明不发达的年代幻想出来的虚像……乡村的孩子比都市的孩子幸运，他们在这个年代还能够在瓜藤竹架下面听大人讲讲让人提心吊胆的鬼故事，体验一下黑夜的神秘，不过，他们都懂科学，他们体验到的神秘感可远远没有他们的大人小的时候体验的那样来得强烈，他们聪明极了，知道那些鬼故事是编出来的，不足为惧。

没有神秘感的世界让人感到乏味。生活在都市的孩子们，如果你们尝试着用另一种眼光、另一种思维来打量和思考我们这个充满钢筋水泥和机器噪音的世界，你们一定会有一些平时体会不到的神奇和美丽。不信，你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世界真的不一样了。

这是一本校园科幻小说，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发生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名叫阳光中学的学校里。这个中学看起来和别的中学没有两样，但是，它却的确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这个中学里的老师、同学都很不平常……

如果你想知道那一切的话，就请快快打开这本书，让我们一起来亲历神秘如何？

目 录

故事一：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他	1
故事二：魔表(一)	20
故事三：魔表(二)	29
故事四：神秘老师	39
故事五：校园超人(一)	83
故事六：校园超人(二)	106
故事七：电脑也疯狂	176

故事一：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他……

龚小力是阳光中学出了名的后进生，骂人、打架、破坏公物、欺负同学……无恶不作，甚至，他和黑社会还有瓜葛。有一天，他受到跟他有过磨擦的另一群不良少年的追击，他侥幸躲过，但这一天，他发现世界变了：他在车祸中丧生的妈妈复活了，而与他朝夕相处的女朋友梁燕燕却莫名其妙地从世界上消失了，并且，他周围的人们都认为他从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走进这个故事，和龚小力一起去体验一次来自心灵深处的震撼！

“十万”火急

北京时空研究所急电：

“西单上空出现时间空洞，请密切监视；西单上空出现时间空洞，请密切监视……”

天外来“风”

“抓住他——”

几个凶神恶煞似的小青年死命追着我，我猫一般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这些人是我的仇家，其中长得像筷子似的那个叫“高佬”，他因为梁燕燕跟我争风吃醋，扬言要放我的血。

我没命地逃。忽然，我发现整条长安街的人都像我一样跑起来，脸上堆满惊恐，到处是尖叫声，怎么回事？

妈呀！天上突然出现一团黑乎乎的什么玩意儿，旋转着，铺天盖地打着唿哨压下来……

龙卷风！快跑！

来不及了，我陷入风的风涡，仿佛耳边有一千架机关枪在响，震得我头脑发胀。我张开双臂死死抱着一根灯柱，隐约间，我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唉哟！”

我觉得每根骨头都散了架，再也支持不住，松开手，一股强劲的力将我弹到空中……

天啊！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一个蓝色的星球在离我而去，那个星球活像地理书封面的地球；对了，我还从一个布满了蜂窝似的环形山的星球掠过，没猜错的话，那是月球；我还看到了流星、彗星……这是做梦吗？我周身的气流还在旋转，一只无形的手将我拉向一个白而发亮的洞……

我大叫一声，晕了过去……

怪日子：13月32号

我在混沌中睁开眼，发现自己依然抱着那根灯柱。风暴已经平息，街上的行人若无其事地行走着，仿佛什么也没发生。公共汽车依然走走停停，挤牙膏似的挤出一群人，又吸拉面似的吸人另一些人……

“晚报，晚报，13月32号周8的《北京晚报》。”忽然，耳边一个公鸭嗓子喊了起来。

“没病吧？”我拍拍屁股站起来，扭过头，是个大胡子，他看上去很正常，也没有开玩笑。





我凑过脸去，怪事，报上写着 13 月 32 号。

忽然，远处传来“东方红”悠扬的歌声，一群白鸽响着鸽哨在城市上空飞翔，消失在夕阳里。我抬起头，电报大楼时钟的液晶显示屏标着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钟点。

30 点 80 分整。

流氓“班长”

“班长。”我正瞅着商场外边几个玩呼拉圈的小家伙好玩，突然，一个留运动头、穿蓝裙子的少女拨开人群，朝我走来。她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突然“咯咯咯”笑了起来。

“裴娜！”我咬牙切齿地说，不见她则已，一见她，我就气往上冲，在学校里，她是我们班长，我的死对头。一年前，还是纯儿吧叽的我给她塞了封求爱信，她竟一本正经地交给了老师。我挨了处分不要紧，要命的是我的面子全丢尽了。从那以后，我事事与她对着干。现在好了，我被学校开除了，有她高兴的了，有她幸灾乐祸的了。

我握紧拳，准备着她再说一句，我的拳头就毫不客气地挥过去，把她的鼻子揍扁。

“怎么啦？大班长，演话剧还是拍电影，怎么又剃光头又穿拖鞋？瞧你那一脸恶相，看上去就像是真的。”裴娜笑了，她笑起来真美，使我联想到初放的水仙花。

“你给我滚。”我强压怒火。

裴娜诧异地看着我：“怎么了，你？”忽然恍然大悟，又哈哈大笑：“唉呀，瞧你，都进入角色了。OK，我不打扰你的艺术情绪，Bye—Bye。”一转身，蓝裙子在下午的阳光里亮了一下，便消失在人群里。

我一时懵了，裴娜怎么啦？平时总爱在我这个小流氓面前摆出自命清高的模样，用憎恶的目光灼我，今天她却对我这么亲热，

还口口声声地喊我班长？

怎么回事？

我敲了敲光脑袋。这不是梦吧？

裴娜真诚的笑靥在我眼前晃动，欲挥难去，除了去世的妈妈，还真没人对我这么笑过。

我隐隐感觉到真诚的可贵，可我不敢相信这个世界还会有真诚，我难以相信。

大地痉挛般战慄了一下，一排自行车在我身边“刷刷”倒下，看车的老太太气得直跺脚。

妈妈的“幽灵”

夜落下帷幕，天上闪烁着几颗星星，我穿行在熙熙攘攘的夜市。一个破锣般的声音喊道：“便宜咧，便宜咧，大甩卖，6块一双的凉鞋，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快来买啊。”

烤牛肉的香味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我的肚子像公鸡打鸣般“咕咕”直叫，我摸了摸口袋，却身无分文。

我想起了家，家里可能还有中午的剩饭和爸爸下酒的剩菜，可是，我没勇气回家见我的爸爸。

我想起了那些患难哥们儿，可我又拉不下脸皮，我的自尊心很强，我不愿在落魄时伸手向哥们儿乞讨。

行人鼓鼓囊囊的口袋刺激着我的视网膜，我的手一阵奇痒。

“夏天来了，我的儿子也该有双新凉鞋了。”一位瘦瘦的中年妇女正喃喃自语。

我看她的背影觉得有点眼熟，记忆中某些说不清的东西浮上心头，但我顾不了这许多，注意力全集中到她衣袋里露出个角的那个绿钱包上。

机不可失，我若无其事地挤了过去，向她挨近……

“小力！”



我的心一沉，手像触电般缩回，那声音好熟悉好熟悉，仿佛穿越了好几个世纪，来自宇宙深处。是妈妈吗？她是在另一个世纪呼唤我吗？

“小力，你怎么还不回家吃饭？”那女人忽然回过头来。

天哪，她怎么知道我还空着肚皮？她是谁？我的心“怦怦”直跳。

“小力，你，怎么啦？”她诧异地打量着我，吃惊得不得了。

我定睛一看，不禁毛骨悚然，呆若木鸡。

这是真的吗？我朝思暮想的妈妈此时正站在我面前！她的秀发被风撩起，笑靥像月光一般温柔，慈爱的目光一如往常……

一股寒气直透我的脊背，鸡皮疙瘩垒起了三层，如果她真是我的妈妈，我会立刻扑上去，搂她，亲吻她，抱着她放声大哭，可是……

世上真有鬼魂吗？不，不可能！

我恐惧地钻出人堆，拨开双腿毫无目的地疯狂地奔跑。妈妈的“幽灵”仿佛就要飞过来，扼住我的咽喉。

我听见她在后边大声地喊：

“小力，回来试试我给你买的凉鞋。”

自家钥匙开不了自家的门

也不知跑了多久，我再也跑不动了，气咻咻地靠在一根灯柱上，用手背擦汗。

我终于静下心来，仔细打量这个令我恐惧的突然变得有些陌生的世界，小街还是那溜达过千百次的小街，杂货店还是窥视过无数次的杂货店。其他一切，比如说熟悉的路灯，大海报前卖冰棍的老头都没什么改变。

一切都没变，可我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静下心来想想发生了什么事：女人的脸，慈祥的圆脸，眼睛



末梢还有几许皱纹，鼻子中正，略高，还有下巴下那一点痣……天哪，怎么会那么像妈妈……一模一样，仿佛出自一个模子。那柔和、慈爱的声音，五年前是我百听不厌的。每一句话都像熨斗，将我的心熨得服服帖帖。那时只要我听见那声音，就觉得踏实，觉得有一片绿荫，为我遮住了那刺我心灵的强光。然而五年前那场车祸夺去了她的生命，夺去了我全部的爱和希望。当个体户的爸爸没有了妈妈的约束，成了酒鬼、赌鬼，动不动就揍我，输了钱拿我出气，有时我生了病，他连饭也不给我吃，还说死了好，省得多张嘴烦人。

没有人爱我，关心我，照料我，搀扶我，我摔了一跤，便在歧路上越滑越远，而老师同学的冷漠则加速了我的堕落，我抽烟、喝酒、逃学、打架、欺侮女孩子……坏事干绝。两个月前，我被学校开除了。有时，我也会因为学校纪律不能再约束我而觉得自由自在。但这像一闪的火花，一下子就被捻灭，随之而来的是怅然若失。唉，失学，对于刚刚 10 岁的我，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啊……

刚刚碰见的那人……我吃惊地发现她的身材、走路的姿势，甚至发型都跟五年前的母亲一样。

是巧合吗？可她居然知道我的名字，还给我买凉鞋。

还有那道目光，我的天，摄人心魄的目光，跟裴娜刚才的目光一样，刺得我浑身不自在，仿佛衣裳里爬满了小虫。是呵，妈妈在天之灵看到我堕落到这步田地，该是多么难受呵！

我开始自责，开始后悔，裴娜纯真的笑又在我眼前晃动。两个脸庞相重叠，像无比强大的太阳，用摧枯拉朽的威力照亮了我灵魂深处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我被学校开除了，谁还会要我这个破罐子？谁又会看得起我，相信我会重新做人呢？

两种念头激荡着我的心，我像雨中飘零的落叶，一会儿想改邪归正，一会儿又决定破罐破摔……

我踢着石子，装出一副悠闲的样子一路逛回家，内心却在进行





一场战争，交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

奇怪，家里的录音机怎么没开？哪些狗男狗女的调笑辱骂声哪去了？怎么少了“飘香千里”的酒味？

爸爸不在家？我想，心里一阵庆幸，但愿不在家！

我掏出了钥匙，捅进了钥匙孔。奇怪的是门怎么也打不开了，我气坏了，用脚猛踢门。

“谁？”是爸爸在屋里说话，我的心像被人捏了一下缩了起来。爸爸没出去？

爸爸探出头来。怪事，这是往日醉醺醺的爸爸吗？今天好像换了一个人，鼻梁上人模狗样地架了副眼镜，穿毛料中山装，口袋里还插了支钢笔。

我习惯性地捏住鼻子，以免闻到爸爸张口时的那股烟酒味。爸爸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我，目光与裴娜、那酷似妈妈的女人如出一辙。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高度近视的眼球像金鱼眼般骨突出来，仿佛不认识自己的儿子。

“小力，你，怎么啦？”爸爸问。

我的心一颤：自从母亲去世后，爸爸从未正经地叫过我，不是喊我小崽子，就骂我狗娘养的，我也被他骂习惯了，这回被他这么正儿八经地叫，心中倒添了几分不自在。

我闭口不言。不对劲，我多年渴望、向往的慈祥竟在一刻间降临。我不知所措，反而希望父亲不要那么和蔼，而拿出一点凶相来。

我抬起头，希望从爸爸的脸上搜集风暴的征兆，但却连微风也未觅着。

爸爸呆呆地看着我，半晌，似乎想起什么，一把拉开门，让我进去，说道：“吃饭去吧，饭都在锅里热着。”

“在锅里……热……着。”我在心里重复一遍，眼泪差点滚落下来，这些年来我吃过几顿热饭？爸爸的“热”字烘暖了我的心。

我的心中有一股冲动，但我极力掩饰，默默地走向厨房。

天哪，厨房在妈去世后第一次打扫得如此干净，整理得如此井井有条。

一切都不对劲，不是坏得不对劲，而是好得不对劲。

我端出饭，低着头自个儿吃起来。爸爸看着我，仿佛不认识我了。眼光里满是忧虑。

我再次环视四周时，惊讶地发现家里也变了，整天怪叫的音响今天放着很舒缓的“小夜曲”，地板上再也没有嚼剩的鱼骨头，屋里的鱼腥味告别了滑亮的桌子，屋角多了个书架，十分整齐地放着我和他都不感兴趣的世界名著《简·爱》、《约翰·克里斯朵夫》……书架第二排是看名字就费劲的《关于宇宙能量平衡的世界第××次报告》、《时空原理论》、《相对论新领域》……

莫非爸爸率先垂范，重新塑造了一个自我？可是，这一切变得太快了，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更令我诧异的是墙上贴满了我的奖状，什么三好生、红花少年、优秀干部、学习积极分子……不一而足。我又眨眨眼，发现每张奖状清一色地盖着学校印章，写着我的大名。可我自从到这个世界来，处分的布告倒赚了不少，奖状却从来没得过一个。

这是梦吗？

“哦，小力，”我发现爸爸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我，嘴角翕动着，露出不解和伤心的神色，良久，才猛地想起什么，说道，“饭还热吧？”

我难以置信地抬起头，从他眼里，再也寻不到昔日的凶光，慈爱的目光仿佛是月光将我笼罩。那一瞬间，我真想扑到父亲怀里放声痛哭。

“老龚。”有人在叫爸爸。

我扭头一看，鸡皮疙瘩又垒了起来，门外站着的就是那位在西单碰见的女人，极像妈妈的女人。

